

父王

蕭蕭

大哥：

最近父王常感頭昏，醫生也未說明原因，目前正在吃藥，略有好轉跡象，父王要你們不必掛意。

你需要的玄天上帝護身符，父王已在昨天深夜求得，縫好香囊，再讓美暖為你帶去。父王交代：一定要掛在車內顯眼的地方，不可帶進廁所等不潔之處，請注意。

二弟謹上

弟弟的來信，十幾年來大約都是這樣，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，他的信中一直稱父親為父王。國父說：民國的建立，就是要讓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當皇帝。所以，「朕」以為弟弟這樣稱呼父親，實在是最恰當不過了。

在我們「宮」中，父親真的就是父王，從小我們都怕父親，老鼠看見貓那樣。小時候，我因為上面有祖母頂著，總算還有個避風的港灣；弟弟們長成時，祖母已經駕崩，我們完全失去可以依傍的蔭佑。不過，也從這一年，我們發現父親好像也失去了他精神上的某一個依據，也有落寞、無言的時候。

不知道為什麼會那麼怕父親，直到來到女子學校以後，學生要求我永遠保持微笑，說她們怕見我不笑的臉，我才想起父親的臉也是這樣「不怒而威」。怪不得前些日子有個女孩子說我的臉很有「氣派」，同是這樣有氣派的臉，使我們小時候永遠「立正」跟父親說「是」。

我們難得看見父親笑，雖然父親的臉上有個很深的酒渦，笑起來好像一朵花在水池子裏漾起漣漪。

我們難得看見父親笑，雖然父親口中有著兩排潔白無比的牙齒，笑起來好像黑人牙膏的廣告。

不過，我們常聽到他跟厝邊隔壁的阿伯阿嬤聊天時，那幾聲宏亮的笑聲，真的像山寺裏的鐘響。

其實，不止我們怕他，鄰居的小孩也怕他。哭個不停的小孩，看到父親走過來，嚇得連哭聲都吞回去，如果父親再衝著他露齒一笑，這個孩子往往不知所措，要等父親走得很遠很遠了，好像忽然想起什麼，哇的一聲，驚天動地，哭了起來。

除了我們兄弟，父親不曾對誰兇過，父親兇起來，講話都非常簡短，訓詞也很扼要，一聲「站好」，就足夠我們反悔好久了。有一次，我們一大羣小孩在玩，我打了一下弟弟，剛好被他看見，他氣極了，喊了一聲「過來」，除了我和弟弟以外，竟然還有三個小朋友也臉色蒼白跟著跑過去，挺挺地站在他面前。

叱咤則風雲變色！

不過，獅子不一定常發威，父親說：「常常大小聲的一定不是獅。獅，是深山林內的獅；知，是心肝內的知。」這幾句話是用臺灣話說的，我很喜歡，所以記得十分清楚。獅子不會常發威，真正的「知」也不是時時掛在口頭上。刻刻向別人炫耀的，那不是真知，不是大智。所以，小時候，父親就是我的天，我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天有多大，因為父親的「知」藏在他的心肝內，偶爾透露一點，對我來說，那就是一片森林，直到今天，我還常常在課堂上引述他說過的話，不能不珍惜那話語中的一草一木。

我是長子，每次祭拜祖先時，都指定我跟在身邊學他燒香、燒金，學他口中念念有詞，只是到現在，我還不知道他跟祖先嘀咕什麼，每次我都祈禱：「神啊，祖先啊！保佑阿媽、爸爸、媽媽身體健康，保佑我會讀書。」把這兩句輕聲唸完，斜過眼睛看看父親，他還在唸唸有詞，我只好再請神啊祖先啊保佑阿媽、爸爸、媽媽身體健康。重複了好幾遍，祖先都快要不耐煩了，父親的祈禱詞還沒說完。我不能不承認，父親比我有學問多了！

有一次忍不住問他：

「阿爸，你都跟神說什麼？」

「求神保佑咱大家啊！求神給咱國泰民安啊！」

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這樣的成語不是從書本上認得的，而是父親傳授給我的。人，神，家，國，好像從一炷香的裊繞裏，那樣諧和地融揉在一起，我學不來父親那麼長的祈禱詞，但我學會他的虔誠，學會他的國泰民安。

每次自我介紹，往往我這樣開始：「我姓蕭，我爸爸也姓蕭，所以我叫蕭蕭。」這是開玩笑的話。接下來，我總鄭重其事地說，慢慢地，說：

「我是，農夫的兒子。」

士農工商，誰是四民之首，我沒有特別的意見，但我以父親是農夫為榮；雖然，父親很可能是四千年來我們蕭家最後的一代農夫，雖然，我一點都不像拿鋤頭長大的人。但我時時警惕自己，要能挺得直、挺得住，要能彎下腰工作，要能吃得了苦，耐得住寂寞。

我最羨慕父親身上那一層韌皮，古銅色的肌膚真是農夫的保護色，那是太陽炙烤的、雨淋的、風颳的。

光滑的韌皮，蒼蠅昆蟲不能停留，蚊蚋不知如何叮咬，睡覺時，從來不曾掛過蚊帳、點過蚊香，光裸的背肌、臂膀，平滑得像飛機場，只是蚊蠅卻永遠無法下降。

那真是發亮的背肌，一堵不畏風寒的牆。

手腳上的厚繭又是一番天地，不論怎麼撕，依然胼胝滿掌，特別是腳掌上的厚繭幾乎已成了鞋一樣的皮，甚至於龜裂出很深的溝痕。我曾看見父親以剪刀修剪那層厚皮，彷彿在裁剪合身的衣物。

「阿爸，這樣不會痛嗎？」

「怎麼會痛？這是死皮。」

一層血肉皮膚，如何踩踏出另一層死皮？礫石、炙陽、凍霜，不盡的田間路，來回的踩踏，我不曾看見父親皺眉、嘆氣。父親不怕冷，不怕凍，不怕霜，再寒，也是赤著一雙大腳在田埂間來來去去。他常說：

「沒衫會冷，我有一襲『正』皮的衫啊！」

這樣開朗而幽默的話，當然多少也遺傳了一些給我，每次穿著那件仿製的皮外套，總有人問我是不是真的皮衣，我的答案斬釘截鐵：「真皮——」，相當肯定：「——真正塑膠皮。」

所以，就父親而言，皮已如此，牙齒就更不必說了。他永遠不能想像牙齒會痛，他說：

「騙人不識，不曾聽過石頭會痛的！」

牙齒像石頭那樣堅硬，怎麼會痛？到現在他還不知道什麼叫做牙齒痛——這一點，好像我的學問比他大些。

只是，面對父王，我又囁嚅了。

我不敢跟他形容牙齒疼痛的樣子，我漸漸學他忍耐人生苦痛的那一份毅力。

文章賞析：

〈父王〉是作家蕭蕭在散文集《來時路》中的一篇文章。蕭蕭他常說：

「我是，農夫的兒子。」寫出了他平實、樸直的個性。

蕭蕭(1947年—)本名蕭水順，台灣彰化縣人。十六歲開始接觸現代詩即投稿發表，步上詩壇之路。蕭蕭的詩，為關懷台灣風土人情或以簡潔而凝練的意象化入空白之境的作品。而散文分為三期，早期創作以回憶年少時的農村生活為主，中期以書寫師生倫理之情的作品居多，近期則側重生活上所體悟的哲理。探討人與土地的關聯，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對立。他的代表作有：《來時路》《稻香路》《太陽神的女兒》《中學生現代詩手冊》《青少年詩話》等書。

把「父親」寫成「王」，除了父親所象徵的權威之外，也寫出父親在家中位置的重要性，反應出農村生活面貌。作者用了輕鬆的筆調寫他眼中「巨大」、「令人害怕」的父親，文中又穿插著「父親臉的氣派」、「父親的笑容」甚至「父親的笑聲」交織著「獅子」不怒而威的形象。著者與父親的聯繫在於「長子」的身份，是傳統社會中必須傳承的角色。於是他觀察始瞭解父親，他的「皮膚」韌皮、背肌、厚繭，以致到「不知道牙痛」的樂觀知命，父親身上的人生學問，便在這一剎那，全部都開展出來了。

品味時間：

1. 請你分享你與父親最親密的時刻，一起做些什麼事？
2. 如果以一句話來形容你的父親，你會說什麼？
3. 請分享：你最想對父親說的一句話。